

青少年成才之路

走进世界名校



李志敏
●
主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青少年成才之路(8)

走进世界名校

吴雪红 李志敏 主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进世界名校/吴雪红, 李志敏主编.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8. 1

(青少年成才之路)

ISBN 978 - 7 - 5402 - 1947 - 5

I. 走… II. ①吴…②李 III. 高等学校 - 简介 - 世界 - 青少年读物 IV. G649.1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4108 号

走进世界名校

责任编辑 里功

封面设计 王鹏飞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100054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91.25 印张 2575 千字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全二十四册) 定价: 955.20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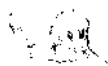
► 牛津大学	(1)
► 巴黎大学	(23)
► 慕尼黑大学	(36)
► 哈佛大学	(52)
► 莫斯科大学	(73)
► 多伦多大学	(84)
► 东京大学	(91)
► 剑桥大学	(107)
► 斯坦福大学	(125)
► 普林斯顿大学	(137)
► 麻省理工学院	(146)

► 牛津大学

英国泰晤士河畔风景优美，地理位置优越，举世闻名的牛津大学城就位于此地。从地图上看，它不偏不倚，恰处在英格兰的中心。如果将牛津与剑桥和伦敦所包围的地区看成是一个规则三角形的话，牛津、剑桥、伦敦恰好就是三角的三个顶点，位于这个区域中居民的英语发音即被认为是标准英语。从中世纪起，牛津大学就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了继承、传授、研究和弘扬优秀英国文化的重任，对于英国在文艺复兴以后崛起、尤其是在工业革命后迅速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殖民大国有着不可磨灭的巨大影响。牛津大学的每所学院都有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景色如画的学院花园和无处不在的历史古迹。具有鲜明维多利亚建筑风格的基布尔学院则是 19 世纪思想家和天主教徒纽曼领导的“牛津运动”的发祥地。

英国文化的中心，高等教育的摇篮

牛津大学最引以为自豪的是其悠久的历史 and 厚重的学术传统。它成立于 1170 年，至今已有 800 多年的历史，是中世纪欧洲三所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其他两所分别为法国的巴黎大学（1158 年）和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10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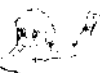


年)。相比之下，哈佛大学只有近 360 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才刚刚庆祝了它的百年华诞。

在 12 世纪中叶，牛津的一批教员开始吸引学生来到这个城市，以此为起点牛津大学便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第一所学院“大学学院”的建立是在 1249 年。牛津的著名姊妹大学——剑桥大学，则是 13 世纪初从牛津分出去的一部分人创建的。有好几个世纪，英国只有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大学，自然它们在英国历史、政治、文学在社会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牛津大学的英才值得牛津自豪。在 19 世纪，从牛津大学的一个学院——基督教堂学院——就出了 12 位英国首相和 6 位印度总督。在它出名的“学子”中间，有罗杰·培根和伊拉斯谟，有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T. S. 艾略特和威廉·戈尔丁，有格雷厄姆·格林和罗伯特·格雷夫斯。在现代英国首相中，斯托克顿勋爵（哈罗德·麦克米伦）、霍姆勋爵、威尔逊勋爵、希思先生和撒切尔夫人都曾在这里攻读过。

牛津大学与宗教有着不解之缘，这也许是牛津大学有其独特魅力的原因之一。它的学院和学馆大部分是由教会领袖，即主教和大主教出面建立的。例如在 16 世纪的英国宗教改革中，亨利八世与教皇决裂，断绝了与罗马教廷的关系，他手下的大主教沃尔西没收了天主教会在英国的 30 多所修道院的财富，并用其中的一部分建成了牛津大学。她迄今为止仍是规模最大的基督教学院。大学最初的一批教师就是从巴黎学成归来的方济各会会士，包括著名的学



者罗吉·培根。直到19世纪为止，它的教师一直是献身上帝和学术的神职人员，他们终身不娶，被俗称为“牛津学究”（Oxford dons）。由此承袭下来的风俗和传统有学袍、校历和高桌宴会等。

首先，当牛津大学的学员出现在学校的所有重要和正式的场合时，包括开学、毕业典礼、宴会、讲课、考试，甚至师生聚会，牛津大学的成员都必须穿学袍。这种学袍是从教士的黑袍演变而来的，可以说别具一格。学员学袍的式样和色彩随着学位和专业的差别各不相同。每年开学和期末考试的时候，牛津城里满街的行人都穿着五花八门的学袍。就连那些五六岁的小学生也不例外，他们的学袍完全仿照大学生的学袍式样，在街上行走就像是一群群洋娃娃，显得非常天真可爱。

其次，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像其他历史悠久的机构一样，它们不得不适应离它们开始成名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世界。在这些学校实行的民主化管理，同样重要的是为适应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而进行的调整。牛津和剑桥都是重要的科学大学，不断有人获得诺贝尔奖金。牛津的特长是化学、生命科学（包括医学）和数学。牛津最有名的学系之一是“政治、哲学、经济学”。这个系在60年前初创，现在已经派生出许多其他科目，从“发展经济学”到“犯罪学”，以及从“数学统计学”到“管理工程学”。

但是牛津从来不认为发展新的学科可以损及它在人文学方面的传统优势。伟大的大学应该努力争取在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领域做出新的突破，同时维持人文学研究的高水平，在这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平衡。牛津大学，以及举世闻名的牛津大学出版社，久已擅长历史、古典语文、现代语文和文学的研究。在英国，最早教授古希腊文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牛津的一个学院；博德利图书馆在 17 世纪就开始收藏中文书籍和阿拉伯文书籍；一个多世纪以来，牛津大学一直聘有一位汉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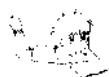
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牛津大学成为欧洲人文主义运动的一个中心，尤其以古典文化和哲学研究见长。大学的培养目标除了传统的神职人员之外，开始转向世俗的廷臣或文官。根据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一个合格的廷臣应具有完美的人格，除了能为君王驰骋疆场之外，还须受过古典文化的熏陶，掌握数种古典和现代语言，能够独立思考，并且文质彬彬，能够自由出入各种外交和社交场合，以及在多种领域中都具有特长。牛津大学在历史上曾经培养出一大批这样的人才。如托马斯·莫尔、菲利普·锡德尼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廷臣的形象又逐渐转变成了典型的英国绅士。牛津的人文主义教育传统几乎被英语世界的所有大学都奉为楷模，甚至在大学建筑、餐厅布置和学袍式样上也都亦步亦趋。牛津的研究力量雄厚，在其教师队伍中，就有 83 位皇家学会会员，125 位英国科学院院士。在数学、计算机科学、物理、生物学、医学等领域，它都名列英国乃至世界前茅。1987 ~ 1988 年度牛津从研究资助和合同中收入 3200 万英镑，在英国各大学中名列第一。近些年来，牛津不仅在文科、理科、基础科学而且在应用科学



研究中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最后，就是牛津大学特有的高桌宴会。牛津各学院的餐厅有一种固定的模式。长方形的大厅中央一般放有三长排的餐桌，在靠里面的一端有一个平台，即地面比其他部分略微隆起，上面横放一张长餐桌，通常还放有烛台和银餐具，那就是教师们用餐的地方，又称高桌。牛津的教师们在学院的住宿和用餐都是免费的，这是沿袭一个古老的传统。因为过去的教员都是单身的神职人员，他们以学院为家，晚上便聚在一起切磋学问，饮酒聊天，以消磨漫长的冬夜。现在单身的年轻教师仍在享受这一特权，结了婚的教师通常在郊区买一幢房子，但他们的午餐和晚餐通常还是在学院吃。就连退了休的荣誉研究员们也会定期回到学院来进晚餐。牛津的研究生在开学期间每星期都有一次机会，可以申请去高桌跟教师们一起共进晚餐。

在星期三晚上牛津大学的各个学院都举行一个特殊的高桌宴会，这个宴会每个研究生都可以申请参加，跟教师和学院的研究员们共进晚餐。这是一个具有浓郁牛津传统特色的社交场合。被邀请的客人在着装上有严格的要求，如本校的教师和学生都必须穿上黑色的学袍，其他男客人也必须穿黑色的西装，并打黑色的领带，只有女客人在着装上可得到特殊的照顾。晚宴一般在6点开始，但大家从5:30起就开始聚集在教师的公用室里，在那儿喝雪利酒，并互相攀谈。每当一位新的客人到来时，从院长开始，每位教师都会过来握手交谈，因为凡是参加高桌宴会的都是大家的客人。从中世纪开始，教员们就在同一张餐桌上吃



饭，互相以兄弟相称。正是因为这个传统，在现代英语中仍然保留了“兄弟”这个词的复数古体字形 brethren。

6点整，大家自动排成一列，由院长领头，鱼贯进入餐厅。高桌上点着蜡烛，富有情趣。大家找到座位后，先得等院长用拉丁语做完祷告之后才能入席。菜肴一道道地端上桌来，但餐桌上最重要的是交谈。主人和他邀请的客人不能坐在一起，每个新来的客人两旁都必须是不认识的人，这样就有机会跟更多的人交谈。桌上的菜肴比较简单，蔬菜往往是清水煮菜或是土豆泥，主菜则是鱼、牛排和鹿肉，后者是中世纪贵族和罗宾汉等绿林好汉餐桌上的美味。晚宴持续一个多小时，中间更换三次刀叉。英国人对于使用刀叉的正确姿势非常讲究，而美国人则正相反。

最后终于吃完甜点，大家站起身来，可是宴会并未结束。人们又排成一行，在院长的引导下，鱼贯进入另一个房间，原来，吃完饭，这种仪式才刚刚过半，下一个节目是品酒和吃水果点心。座位经过重新组合后，大家找到了新的话题，又开始高谈阔论起来。喝酒也是有讲究的，饭前是雪利酒，佐餐是红葡萄酒，饭后则是干红、白兰地等更为高级的酒类。又是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最后大家又站起身来，可别以为这就是晚宴的结束。大家又回到了教师公用室，在那儿喝咖啡和威士忌。在高桌宴会上常常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人物，坐在你身旁的可能是一位名声如雷贯耳的学者，也可能是伦敦的警察总监。每次交谈都可能是一个令你耳目一新的经历，同时这也是一种传统的习惯，因为往日单身的“牛津学究”们就是这样消磨时光，



并乐此不疲的。

学院与图书馆

说到牛津大学，不能不提到牛津大学别具特色的学院和图书馆，牛津大学的学院和图书馆真正令人耳目一新。牛津大学共有 39 所学院遍布在整个城市之中，个别的甚至在城市的边缘。学院体制的概念、学院的结构、学院的设施与待遇等都使人有理由对牛津大学产生特殊感情。

牛津大学的学院体系跟美国或中国大学中的学院概念完全不同。它具有自立、自治和自足的特点，是一个独立的、包括所有专业的导师制教育体制。学生必须要在被某一所学院录取以后，才能真正算是牛津大学的学生。学院由院长和一些同时在大学各系兼任教职的学院研究员所领导，既招收本科生，也招收研究生。但有 7 所学院只招收研究生。各个学院的大小规模不同，但是每个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学习都是在导师的具体指导下进行的。导师每星期定时约见学生，给他们布置作业，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制订他们的学习计划，并建议他们去选修哪些课程。至于学生平时是不是去听由各系安排的讲座，则完全是由学生自己决定的。为了完成这些作业，学生在去见导师的前一天晚上通宵开夜车是常事。学生每次约见导师的时间是一小时，用大约 20 分钟来念自己计划。这种面对面地跟学生交流有助于建立起一种浓厚的私人关系，使得牛津这些世界一流的学者实际上担当起了言传身教、促使学生在德智体



各方面全面发展的职责。这种耳提面命的独特教育方式往往对学生的一生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牛津的学院结构，是其能保持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大学当局主持考试，颁给学位，向各中央图书馆、实验室和博物馆提供资金并组织研究生的进修教学和研究，而研究生的人数现已占全校学生数的四分之一，其中许多人来自海外。但是一个人要成为大学的成员，必须首先成为它的一个学院的成员。多数学生和教授都感到他们对自己学院的忠诚是第一位的。每所学院的人数都在 500 人以下，都有自己的宿舍、厨房和食堂，它们是牛津社会生活的中心。更重要的是，学院负责挑选和教导所有的大学本科生，在学科方面学院并不专门化，而是包括所有学科，如逢本学院在某方面缺乏专门知识，则安排学生到旁的学院导师那里去借读。每所学院是一个独立的法人，拥有自己的房舍和基金，由每一代导师和教授（称为院士）担任托管人，负责维持学院的成功和繁荣。

当然学校和学院的上述关系不是一朝形成的，而是其 800 多年的校史演变的结果，这种关系不但是历史的承接，而且也是突破与革新的成果。这种关系很复杂，但一直在起作用。学院坚决捍卫自己的自治权，校方也尊重他们的这种权利。这种相互关系多多少少有些像一个家庭，由“家长”代表全体成员作出决定，但个体成员行动的独立性所产生的生命力和多样性是那种一元结构所无法比拟的。对这种关系的修正也一直在进行，比如一个咨询委员会（Commission of Inquiry）就曾提出过 93 条改革建议。



牛津大学的每所学院一般都有三个公共休息室：教员公用室（Senior Common Room）、研究生公用室（Middle Common Room）和本科生公用室（Junior Common Room）。每个学生除了要交大学学费和学院费之外，还得交一定数量的公用室费。因为在公用室里除了有电话、电视、报纸、酒吧等设施之外，还有免费供应的牛奶、咖啡和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交场合，因为学生们在课余时间经常聚集在公用室里看报、聊天和举行其他活动。为了鼓励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能有更多的机会在一起接触和交流，学院还专门为研究生和本科生公用室提供了活动经费，让学生自己组织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如在周末租录像带在公用室放映，春天组织郊游，秋天去莎士比亚故乡的剧院看戏，等等。学生的公用室每星期还在学院餐厅组织一次正式的宴会，并与其他学院的对等组织进行交流，请别人来参加自己的宴会，同时也走出去参加别人的宴会。通过三四年的密切接触，本学院的学生之间一般都能有比较深刻的了解，而且也培养了学生对于学院的深厚感情。牛津还有一个特殊的规定，即学生注册入学后便成了学院的永久成员。无论什么时候，学院都欢迎过去的毕业生“回家看看”，不仅仅是为了让他们向学院捐钱。即使是他们暂时失业或遇到经济上的困难，学院也会安排他们在学院内暂住或进修。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举世闻名，引人入胜。博德利图书馆的历史可追溯到近 700 年前，馆内藏有大量的中世纪手抄本、珍贵善本书和各种特藏。由于它是法定的版本图书馆，所以藏书数量增长很快。为



了增加书库的面积，学校可谓是绞尽了脑汁。先是在老馆的上面加盖了一层，但杯水车薪，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便向地下发展。城市中心部分的地下几乎都被挖空，下面地道纵横交错，一层层书库宛如迷宫。18 世纪建成的拉德克利夫本科生图书馆和 20 世纪初建成、隔街与老馆遥相呼应的 new 馆也分流了大量的藏书。此后又逐步建立了其他 8 个独立的分馆，加上 62 个各系科的图书馆和 45 所学院和学馆的图书馆，牛津大学拥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图书馆网络。大学的五座博物馆之一，馆中甚至收藏有中国皇帝的金印；大学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建筑由 19 世纪著名艺术家和作家约翰·拉斯金亲自设计，展品极其丰富，当年托马斯·赫胥黎跟威尔伯福斯主教之间有关进化论的著名辩论就是在这里进行的；科学史博物馆藏有各种自然科学专业的仪器和手稿；另外，收藏种族文化和考古学文物的皮特·里弗斯博物馆和巴特乐器收藏也具有很高的学术和观赏水平。

博德利图书馆二楼的“汉弗莱公爵图书馆”基本保持了 500 年前的原貌，规模宏伟的基督教堂学院是 17 世纪英国内战时期国王查理一世的大本营。许多缅怀古人往事的瞻仰者无不在此发出阵阵叹息声。

牛津现状

牛津大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不朽的成绩。

现在牛津大学本科生 11473 人；研究生 5760 人；国际学生 2877 人；总共 17233 人，1997 年教职工总数 5333 人，



师生比例为 1: 3: 2。

大学共有 17233 名学生，每个学生又只属于一个 500 人以下的小团体。这种人与人的比例关系又得到导师制的进一步增强。导师制发源于牛津，它在此地所起的作用是其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牛津和别的大学一样也利用讲演、上课和讨论会的方式，然而学院教学的基本方式却是每周一小时的导师面谈，即学生在课程中至少有一部分时间要单独去见导师，朗读自己的读书报告，听取导师的评语。导师本来就负责挑选本学院的人学新生，又只分配到少数的学生，因此往往有可能同学生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至于进修的研究生，他们和自己的导师也有类似的关系。研究生的导师对研究生的学业亲自负责，不过他们可以来自大学的任何学院。

现在大学共有 39 所学院和 6 个学馆，16 个大系。学院是牛津的核心组成部分。如今，牛津共有 39 个独立的自我管理的学院，它们和学校的关系就像美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那样采用联邦制形式。每一所学院都由 Head of House 和几个 Fellows 管理，他们都是各种学术领域的专家，其中大多数在学校都有职位。此外还有 6 个学馆，这是由不同的新教教会建立的，至今还保留着它们的宗教特许状。学馆的权力和责任与学院相似。6 个学馆和 30 所学院可以接受本科生与研究生；有 7 所学院只能接受研究生；还有两所学院招收的是特殊的非全日制学生。学院为学生提供食宿，并收取一定费用，同时捐赠也是学院的一笔收入。接受捐赠较多的学院通过学院捐赠基金帮助接受捐赠较少



的学院。

牛津的学校组织以 16 个院系为基础，有些学院还设有下属学院。每个学院都有一个经选举产生的董事会，该董事会对它所在学院的本科生课程负责。每个学院自行承认、监督、检测所有毕业生相关科目的成绩。在得到总董事会认可的情况下，它同时负责聘任教职员，以及与学院所包含科目有关的一切学术性事物。许多学院是以系的形式组织起来的；不以系为组织单位的主要是人文艺术学院。有些课程（如教育学）由委员会而不是由学院董事会负责。在学科中担任教学研究任务的学术人员通常隶属于某一个学院。

牛津大学的学院大系包括：人类学与地理学学院、生物科学学院、临床医学学院、英语语言文学学院、法律学院、古典文学学院、数学科学学院、中世纪与现代语言学院、现代历史学院、音乐学院、东方研究学院、物理科学学院、生理科学学院、心理研究学院、社会研究学院、神学院。

在中世纪的时候，本科生的学制为四年，主要学习三门课程（Trivium）：语法、修辞学和逻辑学。硕士学位需二至三年，学四门课程（Quadrivium）：算术、几何、天文学和音乐。这 7 门课程都跟培养神职人员有关：前三门课都是为了训练布道的能力，算术和几何是出于建造教堂的需要，天文学是为了制定历法，而学音乐则是为了在主持宗教仪式时领唱歌。博士学位很少，主要专业分别为神学、法律和医学。



本科生通常花三至四年时间研习一门单独的学科，如历史或生物化学，并达到相当深度。在相关学科间也可能会有联合课程，如在哲学、政治和经济等学科间，或在数学和计算机学科间。学院负责设计课程、组织课堂讲授和实习课。学生们还通过每周的导师制进行深入学习，有时是导师辅导一组学生，有时导师对学生进行单独辅导。导师制教学促使学生对所学科目进行创造性思维，这也是牛津教学体系中最值得称道的地方。

研究生所占比例在稳步地增加，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海外。大约四分之一的课程达到了博士学位的程度。

牛津大学通过各系和学院的教师跟世界上大约 80 个国家建立了学术上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是通过各专业教师之间的非正式接触而直接建立和运作的。此外，牛津还有一些正式的学术和研究合作计划，但只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大学才签订这样的合同。目前跟牛津大学有着这种合同的单位包括立陶宛国家科学院、京都大学、莱顿大学、东京大学、汉城国立大学、国立台湾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北京大学等。

牛津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协调着两个与拉美国家间的合作项目。一个是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由拉美中心开展，合作伙伴包括阿根廷、秘鲁、委内瑞拉、巴西、智利、西班牙、荷兰等国。另一个是关于被动移民，由伊丽莎白女皇机构（Queen Elizabeth House）组织，成员是拉美和欧洲的 11 所大学。

校方同样十分注重发展同中国的联系，牛津与北大签